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五十五章·使我擦有知章】		
【有知者大盜論】：		先論人若受有知捆綁，雖行於大道仍須擔心踏入邪路；次論大道平坦，人民卻在邪路上流離；後論官腐民窮，官如大盜而無道。
第五十五章 第一句	使我 ¹ 擦 ³ 有知 ⁴ 也！	假使我們的「內心」，「繫縛」於「有知」啊！也就是說，假使我們的「內心」被「知慧、智慧、大智慧」所「捆綁」，而成為「有知者」啊！
第五十五章 第二句	行於大道 ⁵ ，	我們在那「無外而至大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上「行走」的時候，
第五十五章 第三句	唯施是畏 ⁶ 。	我們唯獨是必須要特別「警醒」，要「擔心害怕」自己會因為被「有知」所「捆綁」，而「錯誤地」踏入了「有知者」的「邪路」，以致於「不知不覺地」遠離了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，最後「墮落沉淪」成為一位「邪知者」，自己卻「毫不自知」，也完全「無法反省」。
第五十五章 第四句	大道甚夷 ⁷ ，	那「無外而至大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，本來是極為「平坦」而「平安」，可以讓人民不斷地「邁向」更「幸福」的生活；

¹使：假定之辭，假使也。

²我：己也，己稱也，我們也。我，己稱。」

³擦：束也，縛也，圍係也，繫縛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擦，束也。」《一切經音義·十三》：「擦，圍係也。束縛謂之擦。」

⁴有知：「無知」之反也。自認擁有「真理知識」也，以「知」所形成的「知慧、智慧、大智慧」當作真理，而強作妄造的「有知者」也。

⁵行於大道：在那「無外而至大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上「行走」也。這裡是說自己不知不覺已經繫縛於「有知」，卻又想走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，所以才會繫縛於「有知」，卻又在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上「行走」。行，行走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行，行走也。」於，在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於，在也。」

⁶唯施是畏：唯是畏施也，唯獨是要害怕邪路。唯：獨也，專詞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唯，獨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唯，專詞也。」。施，邪也，邪路也，邪行絕理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施，假借為迤。」迤，邪也。《文選·張衡·東京賦》：「立戈迤戛。」善曰：「迤，邪也。」《周禮·考工記·弓人》：「蓄粟不迤。」注：「迤，邪行絕理者。」是，用於句中，標示賓語前置。常與「唯、惟」相呼應；在白話文中不必譯出。畏，恐懼也，畏懼也，害怕也。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「畏，懼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畏，畏懼也。」

⁷大道甚夷：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，極為「平坦」而「平安」也。甚，極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甚，極也。」夷，平坦也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「馳騁夷道。」注：「夷，平也。」

第五章 第五句	民甚好解 ⁸ 。	但人民在那「邪知者」的「大智慧」的「掌權帶領」之下，卻會被他們帶離那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；進而被這些「邪知者」帶進他們所「造作」出來的「智慧邪路」，全都被「欺騙」，甚至被「驅趕」進入他們「精心設計」出來的「政治陷阱」；因而不斷地遭逢那「邪知者」的「暴政」所帶來的「災禍」，而極為「輕易」地「流離失所」。
第五章 第六句	朝甚除 ⁹ ；	那掌權的「邪知者」，他們自己「辦公」和「居住」的「宮府宅邸」，在他們「上下勾結、互相包庇」的「貪污腐敗」之下，總是極度地「豪華修整」；
第五章 第七句	田甚蕪 ¹⁰ ；	那人民所耕種的「農田」，在那掌權的「邪知者」，「上下勾結、互相包庇」的「倒行逆施」之下，總是極度地「廢棄荒蕪」；
第五章 第八句	倉甚虛 ¹¹ 。	那人民儲備「糧食、物資」的「倉庫」，在那掌權的「邪知者」，「上下勾結、互相包庇」的「巧取豪奪」之下，總是極度地「空虛耗竭」。
第五章 第九句	服文采 ¹² ，	那些踏入「邪路」的「邪知者」，他們的行事，與吃人的「禽獸」，其實沒有什麼差別；但他們一旦奪取了國家的「權力」，他們的

⁸民甚好解：人民極為「輕易」地「流離失所」。民：蒼生也，生民也，人民也。《左氏·成·十三》：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」疏：「民者，人也。」甚，極也。好，容易也，輕易也。葉按：「好，容易也，如：好辦，好做，好使。」解，散也。散離其心也，流離失所也。《漢書·陳餘傳》：「恐天下解也。」注：「師古曰：解，調離散其心也。」《呂氏春秋·決勝》：「民解落。」注：「解，散也。」葉按：「解落，散落也，流離失所也」

⁹朝甚除：「辦公」和「居住」的「宮府宅邸」極度地「豪華修整」也。朝，官吏聽事之處，家廟，居住宮府也是朝。《正字通》：「朝，諸侯亦有三朝，又，郡守聽事古亦稱朝。」《後漢書·劉寵傳》：「山谷鄙生，未嘗試郡朝。」《王先謙·集解》：「通鑑胡注，郡聽事曰郡朝；府聽事曰府朝。」《國語·魯語下》：「合家事于於內朝。」注：「家，大夫也內朝，家廟也。」《文選·顏延齊，應詔燕曲水作詩》：「君彼東朝。」善曰：「東朝，東宮也。」甚，極也。除，修治也。《易·萃》：「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」虞注：「除，修也。」疏：「除者，治也。」

¹⁰田甚蕪：「農田」極度地「廢棄荒蕪」也。

¹¹倉甚虛：儲備「糧食、物資」的「倉庫」極度地「空虛耗竭」。倉，藏穀之處也，泛指保管貯藏糧食、物資之建築物。《說文》：「倉，穀藏也，蒼黃取而藏之，故謂之倉。」甚，極也。虛，空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虛，空也。」

¹²服文采：穿著和佩帶，那用來「劃分階級」的「華貴官服」和「階級配件」。服，佩也，衣服也，著衣也。《呂氏春秋·孟服》：「服青玉。」注：「服，佩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服，衣服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服，著衣也。」文采：色澤豔麗也，這裡指華貴豔麗的官服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文采，色澤豔麗也。」

		身上，就全都自己「人模人樣」地，自動「穿著」和「佩帶」，那用來「劃分階級」的「華貴官服」和「階級配件」，以顯示他們是「高人一等」的統治者，
第五章 第十句	帶利劍 ¹³ ，	那些踏入「邪路」的「邪知者」，一旦奪取了「權力」，他們就集體「佩帶著」，可以隨時使用「武裝暴力」，來「鎮壓人民、迫害人民」的「精良武器」，
第五章 第十一句	厭食 ¹⁴ ，貨財有餘 ¹⁵ 。	當人民「流離失所」，無法「安居溫飽」時，那些踏入「邪路」的「邪知者」，一旦奪取了「權力」；自己卻每天都「飽足飲食」，他們那靠「貪污腐敗、倒行逆施、巧取豪奪」的「暴政」，所聚斂而來的「財富」，也是多到用不完。
第五章 第十二句	是謂 ¹⁶ ：「盜芋 ¹⁷ 。」	像這種利用「暴政」，遂行「貪污腐敗、倒行逆施、巧取豪奪」的「掌權」的「邪知者」，全都是：「『狂妄自大的邪惡盜匪』。」
第五章 第十三句	盜芋，非道也 ¹⁸ ！	這種「狂妄自大的邪惡盜匪」，全都是我們要徹底加以「捕捉剷除」的「大盜」，絕不

¹³帶利劍：佩帶銳利的兵器。引申為佩帶著「鎮壓人民、迫害人民」的「精良武器」。帶，佩帶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帶，佩帶也。」《史記·秦記》：「令吏初帶劍。」利，銳利也，引申為精良的武器。《正字通》：「利，刀劍之銳，亦曰利。」劍，泛指兵器。《正字通》：「劍，兵器。」

¹⁴厭食：飽足飲食也。「厭食」不是得「厭食症」，是指吃得飽飽也。厭，飽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厭，飽也。」食，食物也。《詩詁》：「凡可食之物曰食。」

¹⁵貨財有餘：「財富」多到用不完。貨財，財富也。貨，財富也。《書·洪範》：「一曰：食，二曰：貨。」疏：「貨者，金玉布帛之總名。」葉按：「金玉布帛即財富也。」財，貨也，人所寶愛的東西也，金玉布帛粟米等寶貨之總稱也。《廣韻》：「財，貨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財，人所寶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財，金玉布帛粟米等寶貨之總稱。」有餘：多餘也。充足盈餘也，有剩餘也，引申為多到用不完。有：多也，足也。《詩·小雅·魚麗》：「君子有酒，旨且有。」集傳：「有，猶多也。」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爰眾爰有。」箋：「有，財足也。」餘：多也，多餘也。《荀子·國富》：「不求其餘。」注：「餘，謂過度。」《呂氏春秋·辯士》：「無使有餘。」注：「餘，猶多也。」

¹⁶是謂：此為也，這是也，這就是也。是：此也。謂：為也，是也。

¹⁷盜芋：大盜也。盜芋，《甲本》缺。《乙本》作「盜。」《漢簡本》作「盜芋。」北京大學校《漢簡本》時，譯「芋」為「筭」，韓非版亦誤作「筭」。由於部首「竹」和部首「中」，在古文書寫時有時互通，所以韓非才會把「盜芋」錯校為「盜筭」，之後也才会有「筭」為「五聲之長」，而視「筭」為「首魁」的牽強解。北京大學恐是受韓非影響，才會把《漢簡本》中，明顯是「艹」部的隸字「芋」，誤校為「筭」。「芋」就是「大」，因為芋頭的葉子很大，根很實，所以非常嚇人，所以叫做芎，芎就是芋。《說文》：「芎，大葉實根駭人，故謂之芎也。」《正字通》：「芋，本作芎。」《方言》：「芋，大也。」《詩·小雅·斯干》：「君子攸芋。」〔傳〕：「芋，大也。」本章「盜芋，非道也！」意思就是「大盜，不是大道啊！」盜：竊匪也，偷竊的盜匪也。古以盜小而賊大，故私偷為盜，強取為賊。今以強取為盜，私偷為賊，字義剛好相反。群盜亦曰盜賊，或稱盜匪。《正字通》：「盜，凡陰私自利者，皆謂之盜。」《易林》：「虐眾盜名。」《左氏·傳·二十四》：「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。」

		是我們要「順服」的「大道、無外而至大的泛生神」啊！
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¹⁸盜芋，非道也：「大盜，不是大道啊！」。聖師老子拿同音的「盜、大盜」和「道、大道」和來作對比，看似是幽默，其實是痛心那些「有知者」，不肯往「道、大道」也就是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上行走，卻偏要往「盜、大盜」殘民以逞的「邪路」上行走。